



馬凱亞力山大傳

上海廣學會出版

一九二四年七月出版

國外佈道英雄集

第七冊馬凱亞力山大傳

每冊定價大洋一角

郵費另加

譯述者 英國梅益 盛路雲周

THE FAMOUS MISSIONARY SERIES

**THE LIFE OF
ALEXANDER M. MACKAY
OF UGANDA**

TRANSLATED BY

ISAAC MASON, F.R.G.S.

**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
SHANGHAI**

1924



像 肖 大 山 力 亞 凱 馬

馬凱亞力山大傳目錄

- 第一章 誕生和幼年
- 第二章 離英國赴斐洲
- 第三章 到烏散大的情形
- 第四章 地方上的迷信
- 第五章 傳道情形的漲退
- 第六章 經過的試煉
- 第七章 伶仃獨在
- 第八章 士王困難被逐的情形
- 第九章 馬凱最後的信件
- 附篇 現在的情形

馬凱亞力山大傳

第一章 誕生和幼年

馬凱亞力山大，在一八四九年十月十三號，生於蘇革蘭的一鄉村。父親當時爲一牧師，更喜愛研究文學，因此一時交遊的，多是知名的學問人。自己也喜歡教訓兒子，所以兒子直到十四歲，並不會進入甚麼學校。父親出外，常喜歡帶兒子同去，隨時隨地，教以學識，甚至在地上畫地理的圖形，算數的法式。兒子也聰明爽快，喜愛各種學問，因而在幼年就引起了文學的趣味。自十一到十二歲，這二年工夫，馬凱不喜歡讀書，愛講求花園草田的事，喜歡在外頭作工，或是攷查一切機器。有時跑去看一火車，來回走二十幾里路，火車在站不過停幾分鐘，留心看機器的大概。又喜愛去看煤汽廠、織布廠，因馬凱生的體態靈秀，多得人的喜愛，所以他進工廠看觀，人不覺爲討厭。父母見他如此，有點失望，心中本想兒子學作傳道牧師呀。

過了二年，馬凱自己又回心復興讀書的趣味，他學算學和經文學，在這兩科學的很快。這時候父親因事忙不能教授，到十五歲送到亞比爾顧的文法學校。馬凱在那裏殷勤用功，在暑假的時間，他到照像館學照像，也進過修船廠、學習補船。他在這閒暇時候，學得有限的事情，却不知道與他後來傳道工夫，有很大的關係。

入學校的次年，有不幸的事，就是親愛的母親去世了。馬凱大是憂傷，母親本是善良的人，失去母教，也是一大缺點。因為兒子在校，一時不能回家，在死的時間，母子未得見面。母親有丈夫素日送的一部聖經，就在這部經上，指明留有記號，轉為告訴兒子，這就是遺囑的話。兒子看這部聖經最是寶貴，喜歡看這經，並留心揣摹經內的意思。

在一八六七年，全家搬遷到愛丁堡，父親送兒子入教會的師範學校。馬凱經受入校的考試，考的最好，得有免費生的學額。馬氏在校殷勤，過了二年，畢業

攷試、總分數爲百分之九十所學的科目、爲聖經、地質、地理、歷史、數學、代數、形學、拉丁文、希臘文、音樂、和教授法、圖畫科得有特別的獎勵。

這師範畢業，馬氏定意學機器工程師，父親見兒子定了心志，仍是多加贊助。因此馬氏進入愛丁堡大學，學過三年，學得力學、物理學，第一年學得測量學，下二年，上午在本校作助教，下午入機器工廠，實地練習，穿工人衣服。晚上學化學、礦物學、美術學。在禮拜日上午到禮拜堂聽講，下午出外對小孩子演講，或到小講堂講道，晚上對貧人子女講主日學課，在愛丁堡大略如此。

一八七三年馬氏到了德國，要造就德國各種學問。第一緊要的學德語，是入門的路徑，先到柏林的一箇工廠，得了箇繪圖的位置，專繪畫幾種機器。這是馬氏最喜歡作的工夫，且是也殷勤，自上午九點至下午五點，是工作時間。晚上在寓所學習德文，這時馬氏新發明一種農業機器，以後擺入賽會陳列所，得了第一等的獎賞。這工廠很大，工人約有一千，繪圖的除馬氏外，還有六人。

最奇的七箇繪畫生是七國人。這時工廠的同事，多半不信基督教，工廠的人也不在這道理上注意，同事且時常和馬氏辯駁。但馬氏在行為上，很顯明信徒的榜樣，爲主作見證，感化他們。因爲馬氏在繪畫上工夫作的好，廠主擢升他到火車製造部，爲管理員。

在禮拜日，馬氏上午赴禮拜堂聽講，晚上赴一查經班，約些同心的人，彼此查經，有時也作領班的。那城裏有一處馬車夫佈道會，馬氏在禮拜日上午，到那裏散勸世文，並用幾點鐘的工夫，助理會事。

馬氏住在柏林的時候，心中發起向外邦佈道的思想，聽說倫敦會要請一位少年人，往馬達加斯加島去幫工，內中最要的條件，是會醫生。馬氏自己揣想，我不是醫生，能作機器工程師，也或是有些用處罷。因此就寄信到倫敦會，說他願意前去，並陳說要試用他機器的手藝會上的書記回信說，多謝先生的美意，機器工程的用處，目下還沒有這時機，將來如有機會，歡喜請前來相助。

馬氏收到這回信，並不因此去開他的志願，閒暇時研究學習馬達加斯加島的話語文字。

一八七五年，安立甘會發出一要請的廣告，說要請一人在斐洲監工，因為在蒙巴薩地方，有許多被釋放的黑奴，現在教他們工作，要一箇能辦事的監工，人，能幫助修造房屋、開通道路、種種工程，最要緊的為熱心的基督徒，助理佈道，如有甚麼工程師、營造師和別有技能的人，肯前來擔負這職務，馬氏看見這廣告，心裏大受感動，自己想，原意要往馬達加斯加，上帝或安排我到蒙巴薩也未可知，就此便寄信到安立甘會，但會上回信說，已經得了箇人，後來如有相等的工程，歡喜再通知前來，相商辦理。

這事情過後不久，安立甘會有信說，我們在斐洲的維多利亞湖上有箇佈道團，喜歡在那邊請先生作一會員，前去幫助，想在工程上用處必多，請現在就辭退所有的職務，回到英國，商議如何起行。馬氏在一八七六年三月間，便回

英國、他們商議一定、若是能帶上些零碎機器，在那裏裝置一船，可在湖上游行佈道。因此馬氏迫忙到各處購辦各種機械，在稍有餘暇的工夫，多研究天文學、和紀限儀的用法。又學習印刷手藝，又到醫院、略學醫術和種牛痘的法子，以後回到家中和家人辭別。再赴倫敦會的歡送會，大家說些贈別的話，這次同上斐洲的有八人，馬氏在會上臨別的話說，現在我們同去的有八箇人，但是斐洲的水土，容易多病，想在半年之內，或有人因而去世，不知道是誰，我願意會上若接到這不幸的信息，不用猶疑，就快快再派人去補這空位。因為這工夫，必是繼續前進，不會停止的，不料想過了三年之後，只有馬氏一人，仍照常作他的舊事。

第二章 離英國赴斐洲

在一八七六年的四月，馬氏離開英國，在船上有日記，記着經過了甚麼國，見過了甚麼陸地，同船中的人如何領禮拜，不必詳述。直到五月三十號，船到了

散西巴海灣、他們很感謝上帝、一路保佑平安。大家登岸、商議如何入內地去。
馬氏有信說、六月十三號、『我同副官司密特要察看內地一帶情形、乘一小
船、循着窪米河上行約有一百里、這行程用了八天的工夫。河身很灣曲、我想
船上去能到的地方、當不止此數。但因為一帶的人、沒有接待的好感、反對的
多、酋長向我們要索的欲望太過。司密特又害了寒熱病、因此我們只好回來、
司密特的寒熱病、五天之內、就發過三次、末後他身體軟弱之極、不用說走、站
起來都不能了。我們每天晚上、船停泊在河邊頭、那地方野草很多、且帶有瘴
氣、感謝上帝、幸而我沒生病、設若二人一齊病了、實在不知到如何地步、可幸
不會如此。一回到我們原來的海邊、海中的大浪、沖滿了船、行裝都濕透、我們
都從船裏取下來、從酋長借到一間房子、把病人司密特放在那裏。』

還有一次、馬氏同英國副領事、又循一條河往上去、領事會說本地話語、很有
幫助的益處、用了二十天的工夫、上去約有五百里、河身也是彎曲、船難以掉

轉。有時觸在樹根上、船受些損傷、因此改了意思、向後不行河道、要從旱路上去、就把來人分作四組、馬氏爲第三組的隊長。這一組有一百人、行上去不多遠、馬氏就病了、醫生要送他回到海口去、馬氏不肯、便自己回去、讓醫生仍往前前行、二人就此分手、以後再沒見面、因爲醫生到內地、不久染病死了。馬氏還未回到海邊、病已好的多、他願意再往內地去、但會上有信說、等到明年天氣好、合宜的時候、再往內去。馬氏在海口等候、但在這箇時間、多留心地方上的風俗、又幫助着開闢一條大路、從海邊直達內地、可以通行牛車、在那時親眼看見販賣奴僕的、竭力指導反對這事。

一八七七年三月、馬氏信上說、『現在已經預備了七十箇人能負駛的物件、雇得一英人莫頓作押隊的領首、遣派他們先走、往烏散大去、我自己定規在六月中起行、因爲日下我還有一段工程、用着六七十人作工、我們在沙大尼地方、親眼見販賣人口的、從此路過、這事是不合法律的、早有禁令、不准從此

路過有一次我親自把被販賣的人釋放了，也有幾次要截留，他們看出不對，早已帶着販的人逃跑了。我已經告明散西巴的蘇丹，在這條路上販人是常有的事，他便告諭酋長，若再不禁止這事，要把他正法。

五月二十五號又有信說，『我現在住一小鎮，離去海口有一百三十里。我們所修築的牛車大路，可以直通到此地了。我們也修造幾處木橋，我用的這隊工人現有四十箇，用的器具，有開山斧、掘土鋤、為鑿用鋸木鋸，種種不一。土人從前都不會用過，更用一匹驢子，常負駄要用的大小釘子，但有的木頭很硬，釘子打不進去，就用棕子繩縛牢，總要堅固。我帶有一塊圓轉磨石，每天工作完了，晚上把所用的器具磨快。土人多來看觀，覺爲希奇。有的地方榛莽茂密，大阻礙工程的進行，天氣又是酷熱，幸而大家努力，高唱用力之歌，此唱彼和，還有些興趣。在我們所開的這條長路上，若有兩部牛車，對頭而來，不用破轍，也不相礙。有一般土人，編造謠言說，『英國人來開這大路，總是爲搶佔我們的

地上。爲着這種謠言、我們爲他們解釋、並安慰大衆的心、說、這路是爲公衆預備的、於大家都有便利、一天、有一酋長對我說、爲開路斫伐了他所轄管區內的樹木、當給他一百元錢、作爲賠償、我便對他說、你當賠還我一百元、因爲我在你的轄管境內、造成一本橋、我想過此以後、橋歸你私有、來往過橋的人、必收他幾文錢、作你的賠償。

在耶穌聖誕日、馬氏有一信說、『我每天在修路的時候、好像一箇匠人、衣服滿有塵土、手指沾染穢污、是爲牛車載重、常有坑坎、拖拉不動、必需人用手幫助、沾染污泥、是在所不免的、再是、每車駕有二十六頭牛、難以叫得齊套、必是用力鞭打、不免的還得人用力幫助、在過河的時候、有的二兩隻牛、見淺水歡喜臥下、或有的轉套、頭向車拉、有的扯斷套索逃跑、所以人得用力、又多用耐心、晚上在停息的地方、我點一小燭、將就潦草寫幾箇字、四圍蚊子很多、又有爬蟲、最討厭的常是咬人、有一種土狼、比狼膽怯夜間聞得牛的氣味、他暗地偷着

進來、尋找可吞噬的機會。但是我的獵鎗、刻刻離不得手、見有來的土狼、我就擊打。』

在這箇時間、馬氏聽見一消息、同事的人司密特和俄彌勒被野人殺了。又聽說、有早和英人有交情的土人、要查勘這事、尋機報仇。所以馬氏想要快快前去、設法調和、止息爭鬭。想到二人被殺、是可慘可惜的事情、但是爲兩人的性命、再起大鬭、殺人流血、也無濟於事。又曉得英人也是無法、若爲這事派兵、耗費錢財、傷損人命、更是得不着益處。

馬氏要前去平議那爭端、經過了好遠路程、嘗受許多辛苦、纔往維多利亞湖去。到湖的時候、自離開海口到這裏、已經經過二年的工夫。同事的朋友、或因病死、或爲水土不服告退、到湖時、只有馬凱一人了。

馬氏信上說、『我住在湖邊、向酋長租的一空閒草房、進到裏面、看見先來的人、留下的東西、堆在一塊、亂七八糟、甚麼書阿、鐵阿、印刷字母、鎗彈、和藥品、不

分貴賤、堆在一起。我費過兩年工夫、今日看見這種光景、心中不免有些憂傷。但我努力殷勤、用十天工夫、把物件分類、收拾齊整、又想經過這麼遠的路程、沈重東西、多是拆卸開、用人負駛而來的、還能彀完全齊備、這樣美好、不覺得又是驚喜。帶來的小船、是從海口拆碎帶到的、俄彌勒已經裝配好了、曾經用過、但是從他被殺之後、日晒雨淋、河馬又咬、螞蟻穿洞、我看已經破爛不堪、我用好多天的工夫、斧子、錘子、加力修補。土人看見都詫異、這些傢伙能補好壞船。現在船好、想把東西都運載渡湖、搬到烏敢大去、盼望將來有更大的船、能裝配已有的機器。

這土人地方、是一大部落、看他們樣子、與我頗有交情、我很歡喜。他們看見我用車牀鋸木頭、用融化的牛油、澆在模內、能做蠟燭、以爲奇怪。說白人是從天上的、藉這機會、我好好教勸他們、說白人的聰明、是因爲聽上帝教訓、你們若聽從上帝教訓、也漸漸的文明和白人一樣。這樣、我不但工作、也藉爲傳道。

的課程。

到了安息日我不作工、不動傢俱，他們便問今天何不作工。趁這機會，便把聖經的意思指教他們，說按上帝命令，分付我們休息一天，並解釋安息、服事上帝的意思。他們的小孩子，很歡喜我，有些男孩子都來圍繞我，喜歡幫助我作工。

我得到了一封信，是司密特給我的，他信上說，他和俄彌勒要動身往烏散大去，聽說走後沒有幾天，就遇有不幸的事。有隊土人，和亞拉伯人打仗，一箇亞拉伯人受傷，就逃到他們處求保護，他見人已受傷，本着人道主義，應當救助。土人向他們要，他們不肯交出，土人便生氣，搶着殺了他們。我聽見這憂傷的事，願上帝安排禍轉爲福。及至我到了那地方，亞拉伯人要報仇，並要我幫助。我說來的意思是勸和好，我信耶穌道，抱有饒恕人的宗旨，殺人的那一面歡喜說和。因此我發一信給土王，叫他來，和我面商，他若怕來，我可以前去，怕我

的鎗我不帶去，但是必需用好好的船，安排妥當保護人接送我。過了兩箇禮拜，土王的叔叔作代表，餘外還有十幾位緊要人物，來請我一同到他那裏去。我便向來人要一當頭，留下王的叔叔爲抵押，他們說，這人與說和上很關重要，留他不行。我說，你們自己挑選三人留下爲質，他們應許照辦。我看出他們有信心的誠意，沒有害我的心，我便說，不用三人爲質了，大家同去就好。我的傭人怕我遇害，勸我不去，或是帶他去作保護人，我說不要，仍是我自己去的。因我深信他們是有說和的誠心，我不過帶一點藥品，預備路中生病，至於我的鳥鎗和護身的手鎗，全然留下，不會帶去。

到了那地方，與土王會議過幾次，都有同意的服從。聽他說，他們原來沒有殺害外人的意思，不過要除滅擄人的販子，因此連累了外人，是件不幸很可惜的事。我把這意思轉報給英國女皇，我又問土王，願意不願意請兩位教士來教你們識字，並講上帝的聖經。他很贊成，歡喜接待，把這案件議妥了。我送他

一件早起穿的大衣，作爲禮服，他同我殺一隻山羊，流血作爲立約的憑據，認爲弟兄和好，以後送我安然回到我的原處。』

馬氏回到修船的原處，將要渡湖，就害了病，又耽誤些日子，及至推船下水，仍有多處滲漏，補好再走，行了不過幾天，遇見很大的風雨雷電，湖上最是危險，急忙要退到好泊船的地方，免避風浪，但是還不及到岸，水已浸進船艙，將要下沈，這時船已不能由人管駕，被水沖到淺灘，又被風浪掀翻，把船打壞了。我們快把所帶物件，搬上岸去，那地方相近的土人，來圍繞觀看，很眼熱我們的東西，只是不肯相幫。我看船已經不能救，把桅杆繩子，和篷布，都折卸下來，就在岸上支造一箇棚，作爲住處，把東西收進來，免得被人搶去。以後把船從當中鋸下八尺來，用作材料，修補兩頭，合攏來改小一點，用兩箇月的工夫，纔修造好了。幸而那些土人，還不是十分惡劣，頗有交情，沒苦待我們。修好以後，又過湖去，慢慢到了烏敢大時，爲一八七八年十一月間了。想自從離開英國來

到此地、約費了一年半的工夫。』

第三章 到烏敢大的情形

烏敢大在斐洲當中人是黑族、當馬凱到的時候、教會傳道之工、算是開始活動。那些人本來沒有文化、土王名叫墨特薩、頗有聰明、願意請外國人在那裏教導他的人民、在一切事上要學著進步。土王抱有驕傲的思想、在談話之間、時常顯出、覺他的國和英國算平等、或是覺得自己的國、較比別的國還好。馬氏聽見看出他的驕傲、起初並不肯辨駁、想慢慢得他的交情。土王也肯聽馬氏勸導、在安息日、召聚他那草莽的朝廷、都來聽講。馬氏已經在斐洲二年、先用一種要赫黎方言演說、其中有人懂得、以後馬氏要學烏敢大的話。

一八七八年的耶穌聖誕日、馬氏有信說、『今天我們有特別的聚會、要講解所紀念的事、讀的路加福音解釋耶穌降生的故事、我講完了、衆人請我再講。因此我再對他們說好多勸勉的話、又加添上引用耶穌作榜樣、勉勵他們不

可輕看作工，漸漸想勸衆人，當把工作看爲緊要的事。前幾天來了亞拉伯人，販賣人的，帶來的洋鎗、洋布，要換賣人口，定的價格，一疋紅洋布，買一男奴，一桿洋鎗，換兩箇男奴，一百粒洋鎗銅帽子，可換一女奴。我大大反對這人的生意。勸土王不准這人來此地交易。我又解說，販奴到遠地受的苦難，仔細對土王陳說。又按着肢體學，講解人的身體構造的如何巧妙，真算萬物中的最靈的，斷不可因爲一點小東西，就算足抵一人的價值，把人賣去。土王聽到我的話，立時就不准人販子，在他管轄的境界內交易。王又分付在烏敢大界內，無論何人，不許拐賣人口。若有犯的，處以死罪。又勸諭在安息日不准工作，這種分付容易遵守，因爲那些人本來不喜歡工作。我又同少數人再三提議討論，一箇人多娶妻妾的事，王和酋長一人或佔二三十年箇女人，也不算奇怪。我說明這是種惡風俗，可不可設法改良。

烏敢大地方地土肥美，天氣不是很熱，白日不過八十幾度，夜間也不甚冷，差

不多每晚間有小雨，因此田產豐盛。人常吃的，多是樹上長的一種蕉，無需人工栽植，天然生長，斫伐以後，自能再發。吃法，只用開水煮過，便可吃了代飯充饑。以外也有包米、甘薯，至於大米和麥子，却是少見。土人因為在地產上得食容易，所以人都不肯用力，學習勤勞。人雖是懶惰，但性情還精明，比較四周的土人，程度還算高尚一些。

以前有著名的探險家，英人施坦烈，曾來過這地方，和土王大有交情。也勸王請幾位外國人來，教授各樣有益的工作，和益人身心的道理。土王接受這主張，因此安立甘會派人來此傳道。王因為向日有承認的邀請，所以馬凱一來，王像表示歡迎。樣樣與以幫助，開學堂領禮拜，多盡力扶助。馬氏因有這樣交情，在說話上越發放膽，本着良心，一直說出來，不用有甚麼避諱。

馬氏組織的工廠，土人多來觀看，以為奇異。馬氏藉這有益的工作，也教勸他們良好的訓誨。又開一學校，教土人子弟，識字讀書。這樣有機會可講聖經，傳

播基督的道。

每逢禮拜日，在王所的草搆朝廷，有王和各酋長都來。有時候土人中的法術士前來反對，他們覺得新道一來，大家歡迎，怕因此失掉了他素日的權勢，所以出來反抗。他們法術士素日領百姓拜木頭偶像，用些符咒，以爲能驅除一切不祥之鬼。一次，術士用草一束，上洒咒血，放在門限。馬氏看出這時候有機會，可以對他們作見證，就對王說：可敬畏的惟有上帝。至於那些東西，不能爲害，也不能作福。馬氏就手把草把子拿起來，說：這東西何能比較至高至大的耶和華？若想靠這物件，指望保佑福助你們的運氣，真正是褻瀆侮慢上帝。衆人都回答說：這是歷來的老規矩。馬氏說：樹林裏的草，可以喂牛，這草和林裏草一樣，那有保佑人的能力呢？王若允許，我可以焚燒。王點頭，就此馬氏把草把焚燒了，這算真理得勝。

一八七九年四月間又來兩位英國人，一名司徒克，一名柯泊勒斯頓，與馬氏

同伴傳道。馬氏很高興有同人的幫助，但是又有天主教派來的神甫，他們的目的，在那裏有傳揚耶穌道的，他也要派人到那裏。他們一到，便暗中和傳教士爲敵，在草構朝廷禮拜的時候，神甫顯有不服從的狀態，不肯一同跪下祈禱，遵守禮式。土王便問道，他們不也是信耶穌基督麼，怎麼不同和我們跪拜呢？神甫有一人生氣說，因爲他們所講的道不對，所讀的聖經裏，我們有好多不敢贊成。王請馬氏解釋，馬氏便把更正教的原因，大略陳說出來，神甫也隨着加添反對的話說，『真理只有一個，我們所傳者爲真，耶穌教所傳者是假，教皇在天下的基督教會，代替耶穌在世掌權，他的責任，是傳揚真理，所以凡有人傳假的地方，不得不派人來傳真。』

土王又問，這樣怎能辨別真假呢？馬氏說，你已經有亞拉伯文聖經，請你自己留心察看，就可以知道何爲真假。王回答說，你傳說的與福音沒有不符，後來神甫和教士漸漸有些協和，反對日見消滅，久而久之，神甫仍是暗中進行，要

王服從他那一方面。

那地方也有信從回教的人，土王問他們，爲甚麼不把古爾阿尼經繙譯，如同耶穌教的聖經一樣呢。他們回答說，回教經不必繙出來。又說，若將回經的片紙隻字，帶在身上，可作護符。但馬氏能指明有多少次數，回教人被仇敵打敗，或是個人被人殺了，這足證古爾阿尼經的字紙，是不能保護人身的。

土王有一次問馬凱基督教的洗禮是甚麼意義，也說，有人願意信教，願受洗禮。馬氏便明明白白的解說，憑着果子可以評定樹的好歹，一樣，憑人的行爲，可以定規他可不可領受洗禮。要緊的當革除謊言、偷竊、信巫術、多妻、凶殺、種種的惡事，顯明自己有悔改的心，這樣，教士們歡喜給他施洗。

一次土王對馬氏說，他要娶一英國女子爲妻，馬氏說，這事不容易辦到，怕女子沒有肯來的。土王聽馬氏的話，很以爲詫異，在他想，許配權全由父母，或他自己想挾有王的尊貴。馬氏慢慢把歐洲婚姻禮式，講解與加他聽，說，許嫁必

由女子本人願意，方可有效。又把主耶穌的教訓，乘這機會，講明休妻和多娶的弊病。土王轉而曲爲之說，說我沒有正妻，家中不過一般婢妾罷了。土王遂又再問，若一人只有一妻，有好幾箇孩子，家事也繁，又得做飯，又得看羊，怎能照顧得及呢。馬氏說，歐洲地方，大家中也是雇女工作事，但不能作家主的妻妾，這地方也可以一樣辦理，雇用阿媽，只不要納他爲妾，便可以的。

馬氏又用工雕刻字母，以後印刷些單張，分散給學生，幫助着他們識字。也用木板教他們寫字。土王看見印刷的大字母，用爲便於教授，很是喜歡，分付他屬下的酋長，也要學習。又定規下半天的學校，可以教大人和兵丁。土王看見孩子們上過學校，現在能認字，念給王聽，王大大稱讚這工夫。在工廠作事的人，也有時和學生一同讀書，一面誦讀，一面背讀，有作首領的成人，也進來一塊兒學習認字。馬氏帶來的有鉛字活版，能排字印刷，作成單張和小冊，不但教他們英文，也用羅馬字母拼音，編成土話的書，所以念背的多是土話，這樣，

智慧漸漸發達、文明日見進步。最好的效果，是有人聽勸，道德上有進行的改良。

第四章 地方上的迷信

馬凱在他的日記，詳細說烏敢大人的迷信和妄作的事情，曾親眼看出王和他的人民受迷信之累。所以馬氏想用許多方法，為他們解釋，內中有受欺哄的事，也是放膽、直口反對，常把邪術事情與聖經比較，指明聖道的真據。因此烏敢大人漸漸離開迷信，進入光明。本章是日記所論迷信問題。

日記上說，有一箇行巫術的，名叫穆卡薩，要到土王這裏來，有的說穆卡薩是箇靈，就稱呼他為奴巴熱，意思是活神之義。他來，離王的住處尙有三四里路的光景，擊鼓喧囂，甚是威風，就在那裏停住，差人和王商議相會的禮節。或是他來，或是王去，他說，他能用一句話，退去王的一切病症，但是必待新月出來，就可有效。王派人送去若干擔蕉，給下人吃，又送去牛和鷄和一些女人，作為

贈禮。馬氏說，在這一天，我去見了土王，談過幾樣事情，談事已畢，我說，有一句話，我要請問，王說，請講，我說，方纔要來的神，是甚麼。在旁的人，有指責我的，但是王並不曾生氣。王說，他是箇人，能在死人和生人中間作媒介，代替死過去的祖宗，與生人交談。我就說，若是有人說，能代替死人和活人說話，這種說法，必是不實在的，內裏必有欺詐。因此我要勸王，不可和他來往，受他的迷惑。我又說，若說穆卡薩是箇神，便是烏敢大有兩位神，一位是上帝，一位是穆卡薩。或說，他不是神，只是人，便是本地方上有兩箇大人，一箇是王，一箇是他。因爲他有很大的威權，像本地有二王一般。王曉得我的意思，他請我再說，他繙給在朝的衆位聽，王便說，他要和衆位會議，討論辦法，如何接待，或是當人接待，或是當神呢。王便問在朝的侍臣，到底神怎麼講解，他是人，或是神，我說，穆卡薩他來是特意聳動人心的，因爲他不服從王的命令，以爲不在王的治下，像從外邊來了甚麼大人一般，真能把王的威權動搖一些。我又說，請王現在下

一決心、你既說明白真道、是當聽從真神呢、或是仍信從邪術呢。聖經上說、尊敬上帝的人、也必得着尊敬、藐視上帝而信別神的、也必受藐視。朝廷會議散後、有幾位過來和我握手、這是表明贊成歡喜信我的話。

過了幾天、我聽說土王已經分付人構造了三間草房子、爲要接待穆卡薩。因此我便知道土王仍是沒完全聽我的話、爲此我再查看聖經、凡關於信邪術的教訓、多多研究、預備再發明我的見證。我又去接洽幾位作首領的人、說明我的意思、說來人不過是箇欺騙人的、預備再會議的時候、有這好幾位作我後盾、叫我的話格外有力量。到了朝廷會議的日子、大家坐定、我立起走近王前一點、便問王說、王的意思是不是現在到禮拜日上、不准我講上帝的道。王說、萬不是如此、沒有這意思。我又說、王和衆位規定、要接奴巴熱到朝廷來、自然由你們作主、我是外客、不應當干預說話。但他是箇特別的客、百姓以爲他有神權、據我所見、神只有上帝、所以拜上帝的事、不可亂雜、侵犯上帝的範圍。

因為他明是與上帝爲敵的。王聽見就轉向大家說、你們聽見馬先生的話麼、若請穆卡薩來、是得罪上帝、內中有一首領說、他來不過替王治病、我就接着說、治病也是我所最歡喜的、但這人來要行巫術、領人信他的奇能、要人信他有神的能力、如是彼此大家紛紛討論。以後我說、按上帝的經、行邪術是敵上帝的、所以勸大家從真呢、還是從假。直至散會、沒有甚麼決定。

以後王又召一會議、便說、我現已定了決心、回教我不從、耶穌教我也不從、仍守祖宗的原教。王又問我、你到底來此、是爲甚麼、我說、因爲聽探險家施坦烈說、王要請外人教訓百姓。王說、我要請人教着製鎗炮火藥、我說、先講上帝的道、王說、若你單爲講道的意思、可以不教工就是了、我便把手伸給王看、說、手這樣粗糙、像是不教工藝的麼、若是單爲教藝、不許講道、我要回英去了。

我看出內中有幾位贊成我的話、只是單爲懼心、不敢公然承認、這總算是我暫時的失敗。

隨後穆卡薩來了、但是也沒有效驗、因爲所說治病的話、沒有成功。王也看出實在是欺人、不久、說穆卡薩回去了、王仍要我們講道、他也鼓吹各省首領努力的讀書學藝。

那地方信鬼能附人、有人說、已經故世的王、他的魂有時進入人的身體、這箇人便狂呼大喊、有非常的聲音、行事也放狂無忌。在這時候、他的百姓、羣來供獻酒給他喝、他們想魂不能吃、或還能喝呀。但是有許多附鬼的是假裝做出來的、因爲有人好信這迷信、便有人藉此欺哄他們。還有一種人、本是患神經病、做事不合常態、旁人看這人作事不能自主、就信必有外來的鬼附他身體。因此人看附鬼的、一面是驚惶、一面是恭敬、所以獻上些小禮物、要求鬼的好意、或是供他以酒、或是獻他一鷄、爲了這種情形、有等不要面皮的人、便藉爲欺人而騙物的好花樣、故意裝點附鬼、因此附鬼欺人的事、一天勝似一天了。自稱常有鬼靈在身的人、人看他同祭司一樣、這假祭司就出心作些鎮物、賣

給人作爲護符。一方面可得錢養生、一方面令人懼畏。還有一種占卜人、和纔說的祭司不同、但他的權勢不小。他們常常戴牛角、或羊角、用鐵作小鐘。在行路之間、搖盪有聲。又用皮頁子作占卜籤、捉弄、假做作占卜狀態。人常是請卜人占求失物、尋得偷竊之人而定他的罪。他行作占卜的時候、自己臉上塗些炭灰、叫見證人、坐在他面前、被告人伏服在地、就設種種巧詐方法、圈弄審問、使他害怕、就察看形色如何、若顯出破綻、就可定罪、加以死刑。

土人看回教和基督教也和他們的信仰、是一樣的事、無非都是巫術。又看聖經是一種符錄。土人所拜的神很多、各地有各地的神、像穀神、雷神、以及風雨、瘟疫、等等、都各有神司理其事。動物中如蛇、鸚哥等、植物中如天生的奇怪枯樹、或天成的人形磐石、這種種物件、土人都拜爲神。

祭司、卜人、以外、更有一種術者、專以行巫術爲事。他說、治病不用藥物、只用術法、但是若用巫術把人治死、也有他相當的刑罰。土人很懷疑術者、常怕他用

巫術東西，放在飲食裏，使人吃了生病。因此王最怕死，恐怕他妻子中有人要謀死他，所以在吃飯的時候，必叫妻子先嘗，而後自己纔吃。

地方上路旁常有小土地神堂，蓋有小草屋，屋內懸掛咒符。以外各家都有咒符，或放在門限，或懸在門上。更有一種符，內面是草，外頭包布，每天清早，首先出門的人，不論男女老幼，必先把符向門外一丟，然後纔敢出來。還有一種巫術，是殺一隻雞，把血灑在門限，然後剖腸察驗，用這法術，是在尊長患重病的時候，占驗病症能不能痊愈。

第五章 傳道情形的漲退

教士們在烏敢大，食用品和交易品都用完了。因此馬凱要渡過維多利亞湖，再南行二十天旱路，纔可到一地方，名叫烏右伊，在那裏有給他父親的信，是一八八零年六月間寫的，信說，『我到這地方來，是爲食用品、交易品都用完了，不得不再來備辦一些，不久仍要回烏敢大去。在那地方福音真道已經播

根、地方上的惡風惡俗、漸漸有些改革、但是那般人、心志不定、有時聽勸、發生好感、有時反覆、冷眼相待。說、我自己有教、不要白人的教、若肯教我們造鎗炮火藥、我們可以償換你們地土、和用的奴僕。這樣的心志、好像潮水、忽而漲發、忽而退落。但我相信、福音真道、終久必要得勝。反對的人、到處都有、仍可盼望真理、必要勝過一切仇敵。』

我從烏敵大到此地來、有許多難處、自己原有的船、已不能用、費了幾天工夫、找到土人作的小艇、要渡湖的時候、各船夫爭多論少、要少帶東西、免得費力。水程行了三四天工夫、小艇很有危險、每天船要開放的時候、供獻香蕉給水神、求他保護。他們多信護符、有一天我也買得一把草作的偶像、我要教訓他們、知道那東西是無用的、我先問、把這護符燒掉、可以不可以。他們說、是箇神、燒是不可以。我又說、這東西是我買的、是不是由我作主。他們說、是的、應該作主。在船泊岸的工夫、我到岸上尋到一把乾草、取出我的聚光取火鏡、對照日

光、不久、草便燃燒、我又把草把子偶像也放火中燒了。我便問他們說、你們的神、能不能這樣發火。他們說、不能。起先他們看見這事、大家有點驚惶、後來見也沒有甚麼事發生、有的說我是神、有的稱我爲鬼。我就對他們說、信人造的東西、沒有能救人的、只有信上帝、能救你們。

一日經過一地方、見有三隻小艇渡湖、我們同行的有十四隻小艇、便欺負他們。把那三隻船上、帶的各樣豆子搶了、又趕逐那些人、到草科裏去、我站在他們當中、不許這邊人打他、又叫把搶的東西、歸還原主、被搶的土人、戰戰兢兢的、跪倒我面前感謝。在行路時間、我檢取這地方上地質的石類、現在還沒有精細校勘、等到分類較別以後、想送回英國。在此尋到我原先帶來的大印刷機器、要搬上去、盼望以後印刷工作、越發進步。

及至馬氏回烏敢大的時候、有兩位亞拉伯人、挑唆王和土人、反對教士們的工作。因爲亞拉伯人在別處被傳教士釋放了他們販的女奴、就轉而向馬凱

洩他的怒氣、編造許多不合理的話、使王和土人都懷疑馬氏。因此馬氏受本地人刻薄的待遇、不肯和馬氏交易、幾乎受饑餓、得不到食物。

那時新來了一位英國教士、名叫俄弗拉提、這人熟悉回經、說話上又善於詼諧、因此多得土王的喜悅。自從有這位牧師、於傳道事大有幫助。馬氏在一八八二年有給父親的信說、『從俄牧師的手、已經有五箇土人受洗入教、都是年輕的男子、早已受過好多的教訓、自己很願意領洗、請紀念他們、多為他禱告。叫他們在多受引誘的地方、站立得穩、但願他們多得上帝祝福、可以在道理上有進步、在土人中間、大大的為主作見證。』

繙譯聖經的工夫、近來多而且快、因為懂得本地話語、一天深似一天、傳道和教書、多由別的教士擔任、我不過幫助一點。我的正事、是教授工藝、但是我們大家互相幫助、彼此互相聯為肢體、或做這樣、或做那樣、各人安心盡力、作事、沒有妬嫉爭競。』

再是馬氏日記說，我感謝上帝，因為常常恩佑我，現在已經滿了三十三歲。這半生來多承受了上帝恩典，我仰望以後，仍要為上帝做成更大的事。

現在我家裏來了許多黑螞蟻，凶殘的很，咬着人的肉，扯下他來，也不肯鬆口，甚至連人的肉帶下來。人吃的肉食，即便懸在空中，這螞蟻的靈巧，煞是有趣，他堆聚壘起，上下像做成梯子，仍要上上下下，搬取那肉。我們的印刷油墨，有點甜味，工作的桌子上，常來多少螞蟻，要想吃這油墨。

前幾天，我進入我的房間看見有一條大蛇，已蟠住兩隻老鼠，一隻已被咬死。那蛇一看見人，自然驚慌，要快逃避，因此那隻老鼠跑了，蛇急忙躡進牆內。我等他出來，就打死了。第二天我的房間，又有一條蛇，傭人把他打死了。這地方毒蛇很多，差不多咬着人立時即死，常是有被蛇咬的人，跑到我地方來求治，我或用刀割，或用銀育強礬燒烙那肉，救治的不少。

前不多幾天，土王的母親去世，要用多少工夫，豫備喪葬的大禮，彰顯他的尊

榮王就問我、英國喪禮、如何埋葬、我說在信基督教的國、知道人死後、肉體必要朽壞、所以不必多用布和衣裳包裹、因爲在墳墓中的屍身、或早或遲、總要腐朽、要緊的使靈魂得常保存。

土王又發生推諉不信的話、說你們外人帶進來了兩樣新道、回教人念他的經、你們歐洲人說、他們是假道理、虛而不實。你們耶穌教念你的經、回教人也說你們不實、到底那樣是真、那樣是假。我回答說、請王不要常這樣推諉、你已經有新約、請你自己查看、下一決定、那樣是真、那樣是假、終久到審判的日子、上帝不問我們是耶穌教、是回教、要憑照聖經決定人的是非。

馬氏又製造小艇、爲教士們公用、他又去迎接一位新來的英人、以後往返渡湖、費了多少工夫、或搬取物件、或送人出外傳道、都是由馬氏管駕這小船。有時遭遇風雨、以致受的危險不少、在家就忙迫着印刷單張片子和小冊、又雇土人替教士構造房草、統由馬氏監工幫助、所以在那裏有時出門、就多多幫

助傳道、有時在家、便印刷書冊、和修理住處。馬氏本來不求安逸、歡喜殷勤、無非爲求着上帝的道、在這裏進行、叫土人多得益處。

第六章 經過的試煉

在墨特薩作王的時候、傳道事功、雖時而興旺、時而退落、但終久沒曾苦待教士、因爲王自己有保護的趨向、所以也禁止別的謀害教士的人。到一八八四年十月間、墨特薩王去世、他兒子墨望阿接續了王位、少年自大、性情邪僻、且是庸碌無能、對待他自己百姓、很有野心、又嫉妒教士、在凡事上想加以反對。教士所勸勉他的事、他自己百姓、又有野心、又嫉妒教士、在凡事上想加以反對。他的野心、偏要殺人流血、他差遣人要截着英國新派來的監督殺了。從此以後、常怕英國報復、所以就用許多方法、攔阻教士們向外國通信、免得所行的惡事、被英國知道。

從馬凱的日記和信、可知道一些、日記說、『正月三十號、有三個信主的童子、

被王焚死了。所告發的事，不過說，他們跟教士學道，先加責打，然後燒死。我同朋友英人阿希也幾乎被打，常受亂人生氣的擠撞，並且嚇唬我們，要搶東西，還要趕逐我們出境，又說，要重重的處置跟白人學道的人。新王有時不十分肯下毒手，就是那般助惡的會長，最是凶殘，王反而出以委婉的阻止。信徒中也有些壯膽的，不顯出懼怕的樣子，有的暫爲退避，但沒聽說有背道的。我們聽說新派的監督，要從東方轉一條新路而來，土人很不喜歡他這樣行，以爲於他本地人大有妨害，王和酋長聚一會議，議定，差人去截殺他。有人提議增添一件，連所有已經在這裏的教士，一併殺死。但王又貪圖英人新來，常有送的禮物，不准殺死的議案。又准教士要求，坐船去接監督，及船到該處，知監督已經改道，沒從這條路下來，可惜監督在路間碰着烏敢大的兵，兵去搶掠小地方的人爲奴。一遇見監督，便捉住他，送信給王，怎樣辦法，王得信之後，下了一命令，說殺死他，並且把同他來的人，一律處死。我們聽見這事，向王請求，懇他

開恩，王卻不肯會面，所以我們很爲監督痛惜，只是沒法援救。

一八八五年十二月間，有信說：『我們感受多少危險，聽見王和酋長議定，謀害了監督和他同行的人，我們便預備了些東西，送禮給王，指望消他的怒氣。王回答說，有意要把你們兩手縛起來，看那箇來救你們，即便殺了你們，我也不怕英王，他也不能到我這裏來。』我們不敢回言，也不提及監督被害的事，王有自己的箇侍者，是他素日以爲忠心、最所喜愛的，有一日對王說，殺死來的監督，是不應該的，因爲白人來是爲的叫本地人得益處。王聽見這話，便生氣大怒，把他趕出去，當場燒死了。王想這樣凶殺些人，免得把殺監督的惡事，傳到外頭。我們看這光景，想不得不暫爲退步。王又怕我們出去，不准我們回去，恐怕放我們去了，於他的前途該發生妨害。若想暗暗的逃走，也不能行。他們必要追趕，捉住更是速死。所以他不准走，就沒回去的法子。王又分付不准有人和我們來往，若敢有去看望教士的，就將他處死。然而在晚上夜間，還

有暗中敢來的、也有要求信主領洗的。

六月的信說、『我再有一傷心的報告、上月中逼迫信徒的事、比以前更加凶狠、王有一箇伺候的男童、王要向他行非理、用作變童、他因爲是信徒、決意不從、王生大氣、把他打了、氣恨恨的說、這般人敢作強項背逆的事、都是跟着白人學的、必要把他們殺盡。當時就去捉到十幾個來、用刀斫死、肢解爲數段、丢在路間、沒有人敢去收殮。以後派人到各處尋找基督徒、爲了這樣、有三十幾個人被殺了。我們也沒法拯救、不敢進言、因爲時機十分危險、自己性命、朝不保夕、無非懇求英國可憐、替我們這一般受苦遭難的人、快快設法。依我們想、現在最好不如暫爲回去、但是土王不許我們走、怕英人來報復殺監督和殺同行五十人的仇恨、因此留下我們作質。

前一個月、有俄國的一位探險家來到此地、我們便留他作客、現在借他回去的機會、把我的信和日記、並一切礦石樣子、科學標本、一齊帶回來。恐怕我一

且遇害數年來的心血、全歸失落。王准許俄人出境、就是要留住我們、如有第二起派來代替的人、方可讓我回來。現在爲信道被殺的人不少、但我學性命、仍得保留、也算是希奇。我們不得不將這裏受逼迫的事、通告歐洲大衆、曉得我們不是仰望人來替我們報仇、望大家設法、使以後傳道信道可以自由。現在這裏信道的人、多半是深深藏躲、白天不敢出來、所以現今的烏敢大真算是黑暗的日子。我很盼望真理的光、快發顯出來、遂散了這黑暗。

俄人已經平安走了、俄牧師也安然出險。我同阿希求王准我們一路同走、但王絕對的不肯。以後我們要求、這兩人中留下一個。最後議定留我一人在此、讓阿希回去、所以阿希也定於明天起行了。雖然我一人獨留、仍不算孤單、有上帝和我同在。並且我在這裏還有點幫助受逼迫的教友、最切心所仰望的、照亮這黑暗的大光、快快來到。

第七章 伶仃獨在

阿希先生離開烏散大之後，馬凱一人獨留在此，還經有十二月之久。馬凱有信說，我原來盼望和阿希一路同回，但終久未能成行。所以只好耐心一人住在這裏，請衆位不要爲我過於羈慮。我在這裏，沒受捆綁，沒受囚禁，無非不准我回國罷了。若是我設法暗暗的逃跑，不是不可能的事，但用這種方法，更是有危險。再是我已經應許，不暗中逃去，我爲保守西國人不謊言的名譽，也不肯逃走。因此我要放膽忍耐，前不多幾日，王的房屋被火燒了，聽說他有點悔過的意思，因爲覺得是逼迫殺害的人，過於多了，上天罰他。雖然如此，野心不死，仍要再殺，幸而他母親勸阻他，不要再這樣做，但他像隻野獸一般，實在難測度他的心意。想你們大將的禱告是有益的，上帝要加他一些約束，還有一說，逼迫中也有益處，這樣，可以用試煉，消除那些虛浮不實的信徒，比較常在平康安樂裏，更加堅固。我不求多得酋長格外的重看，不過求得宗教自由就罷了。

如今王的恨怒，越發加增，就起誓說，在他的轄境內，不准有教會存在。當這時候，王正要和別國交戰，並且說：凡信道的都要去打仗，不得勝回來，全要燒死。馬凱這時，正接到從海口發來的一箱新約，四天工夫，銷售一空，還不彀分發。看到這裏，仍是有人求道：這時候馬氏自己又不願出境，不像從前求着退去，但是王却要趕他出境，因為王受亞拉伯人的挑唆，逼馬氏快走，就打發人催促着問馬氏：何時起行？並傳王的話說：『我在世時，不許百姓學耶穌道，我死了以後，他們學與不學於我無干。』馬氏看實處無奈，就說：王委實不要我在這裏，我就刻起行，但教會的房產，仍託王保護，王都一一應許看管。馬氏便預備些禮物，送給王和酋長，他們也都還禮相送，在分手時，王還故意說：盼望不久，再來相見。這時馬氏把教堂封鎖派人看守，暫且退出到烏散大轄境以外去了。

第八章 土王困難被逐的情形

馬凱的退走，渡過維多利亞湖，在湖的南方，有地方名叫烏散彼落。馬氏與這地方酋長，素有交誼，就暫且住在那裏。這時恰有新派來的監督名帕克耳，同來的以外，還有幾位教士，所以就此作一議會，有六箇人作會。過會以後，不久，那監督和一位教士，因害熱病死了。阿希也因病回國，其餘的那兩位，往烏散大去。土王仍是接待，王不過對馬凱生氣，但不久的工夫，二人經受了許多危險，東西全丟了，仍回到馬氏這裏來。馬氏在此重繙約翰福音，格外用工研伐樹木，鋸解湊備船板，再要修造一隻船，想裝置上汽船的機器。

馬氏住的地方，蚊子和白螞蟻很多，又有獅子和豹，在夜間時聽得吼叫的聲音。馬氏一人作事，成功必不甚多，所以多用土人幫助，有的木料搬運到這裏，須經過六十里的路程。並且修一造船廠，教土人做成泥磚，構造房子，船在內裏工作，免得日晒雨淋。那地方天花最是流行，馬氏就施種牛痘，土人早已聽種痘的益處，所以無論老少，多有人前來種痘，救治了無數的人。

正在這箇時間、烏敢大地方起了內亂、因爲王的惡行太多、人民不服、王黨失敗、王和他的妻子、坐船逃走、跑到一箇亞拉伯人的住處、求他護佑。那亞拉伯人要挾王出有代價、作保險費用、因而王現今的情形、十分困難。馬凱寄信給王、請王到他這裏來、要送他到海口處逃命、王怕路中遭遇不測、不敢前來、求馬氏設法去接他。

烏敢大變亂的時候、有些信道的人、也逃到馬凱先生的住處。馬氏給他們相當的工作、作衣食的用度、不至白白閒着吃飯、又教訓他們多明白道理的意思、以待平安之後、可以回去多幫助傳道工夫。

本年十月間、馬氏有信說、『探險家英人施坦烈同幾箇夥伴、從此地經過、他們在我這裏作客、同住有二十天之久。我這時看見好幾位白種人、同住在此、我心下十分快樂。他們從離去歐洲、入斐州內地、到處考查、因爲行踪不定、三年的工夫、得的歐洲信息很少、不知道本洲情形。我有幾封信、是去年來的、他

們聽見也是喜歡，這些人初到時形容很瘦，衣服已經破壞，我供給他們好飯食，又盡我力所能，給他們更換衣朋，以後他們往海口去了。』

不久，烏敢大境內的亂事，大有轉機，又迎接墨望阿王回去，亂事漸平，新派的總理，是我以前的一位舊學生，其餘的首領人物，管事操權的，耶穌教徒，天主教徒都有。現在換的這一般新官長，對王權加以限制，不像從前王可以行他野性的自由，也必同受法律的約束。天主教人看見現在的情形，和以前大不相同，就多派遣神甫來此地宣傳他的教義，要使地方上人民多服從在他的教權之下。馬氏自己也情願回去，傳佈耶穌道理，並鼓吹信道自由。但是這地方的工作，一時不能分身，不能立時回烏敢大去。有馬氏所傳授的本地信徒，不時的前來就商，馬氏一一指導，當如何如何施行辦理一切。

探險家英人施坦烈到馬凱處小住，施氏回英後報告的情形，我們要往馬凱先生所住的佈道地方，先遣派一人前去報信，遠遠先看見房子，又看見

車輪子的印跡、再走上前去、見有車子、是特爲運搬木料用的。再近、看得一人前來迎接我們、一見面、我便問、你是馬凱先生麼、烏敢大王沒害死你麼。聽說、你在那裏、受的危險不少、看你體格很強健、像從英國初到此地呢。馬凱說、我來此快滿十四年了、我們在路間如此閒談、及進了會堂的園子、見有一工廠、有機器傢俱、一隻船正在製造中、此外牛圈、羊圈、許多雞來往成羣、且是有些孩子、出來對我們脫帽行禮、歡迎我們。及進入房子、看見牆是黃泥磚造成、幾有二尺厚、甚是堅固、內中掛有畫圖、知馬氏不僅作工、且讀書而又修道、養自己智慧。在別人多說斐洲境遇難堪、心中不樂、馬氏絕不如此、不覺爲苦、却歡喜快樂。因此經歷十幾年的工夫、時常殷勤作事、放膽而行、忍耐之中、存有盼望、我極端佩服稱讚他的工夫。於我的心身事功、大有激勵而得幫助、我們在那裏、有二十天的淹留、得有合適應時的飲食、大有滋養的能力、身體既得歇息、交談又可適意、受得補養、恢復身上的缺乏、就像甦醒、我們告別而去。我勸

馬先生和我們一路，暫回國看看，他婉言謝絕，這事和我以前勸李文司登有相仿的情形。但我最憂傷痛惜的，馬凱在我們去後，過了幾箇月，就去世了。

第九章 馬凱最後的信件

一八九零年正月二號，馬氏有信，歷歷述說近來幾年經過的概略。自世界上旁觀者看來，斐洲是無教化、不進步、無改革的地方，但我親自經歷他的內地，看出他們在事情仍有改革，且有時進化的很快。在烏敢大這六年來改變的情形，是一絕大的明證。一八八四年，墨特薩王故世，他是箇聰明人，就是他招請基督教教士入境，對於教事，雖時而表同情，忽而加反對，總括的說，到底是維護教士。王死後，他兒子墨望阿續位，少年好事，性驕志浮，在一八八五年，他分付人把新派來的監督漢寧頓殺了，又燒死三箇本地信道的人。又過了一年，他看見基督教興盛，恐怕於他不利，就分付殘殺信主的人，多是用槍打死。有三十幾箇趕做一起，用火燒死了，其餘的信徒，多是棄家逃避，受很多的

苦難到了次年、逼迫的事、稍爲減輕、基督徒仍然不敢公然傳道。但道的感化力、如同麵裏已經有酵、那時王的惡行、以致人人痛恨、羣起反抗王的暴虐。在一八八八年、王被國人趕逐出奔、人民共立一新王、許宗教自由、也有多少信徒、得了官位。但王受壞人的唆弄、也作惡爲非、亞拉伯人又控告基督徒、要背叛作亂、因此王和他的同黨、又逼迫起基督徒來了。那時的以信徒受苦很重、家裏的東西丟了、妻子捨了、只顧自己逃命、歐洲教士的東西、也有被搶掠被燒燬的。

再過了一年、基督教的信徒、和大衆聯絡起來、攻打亞拉伯人、把他們趕逐出境。又把前王墨望阿接回來、這時候操權的長官、多有基督徒、但對王加以限制、不能隨意暴虐人、像以前任性而行了。今年烏敢大境內、有許多戰事、是回教人發起、要攻打基督教徒、經過了幾次大戰、終久是基督教徒得勝。所以現在這地方上的權柄、算歸到基督徒手下、但是這般信徒、名爲基督徒、其實

僅入道理的初步，還沒得着道的精神。因此，在一時之間，不能改變他以前的風俗。要緊的教他得着道理精神上的養育，所以我很盼望英國基督徒，爲這地方多加扶助，多派人來，教育引導，使他們在道上建立好根基，都作強壯的基督徒。

土王現在說，他請求英國多派遣教士，來這裏教導他的百姓，還有些信徒。也請我寫信給佈道會，請求會上多派人來，不止兩三位，總要十倍其數，要二三十位纔好。這目下本是一好機會，不可失錯了。我奉勸英國少年弟兄，你們若尋求機會，幫助國家，儘可以來此地方，盡你們的力量才能。若有甚麼學問、經濟，這裏都有施展的餘地。你們已經定了心志，願意引領人歸主的，這裏更是一塊急用工作的好地土。因爲此地，主的莊稼多，而且已經熟了。再是，你們在英國現有的事情，可以託付別人，必有人補缺，很盼望多注目這地方，不要失掉這機會。天主教也有快派來的神甫，但他們多傳外觀的教禮，我仰望熱心

的人來傳耶穌救人的福音，要緊的我不是要多得人加入某某教會，是要多得人歸服主耶穌基督得救。」

馬凱這信到英國佈道會的時候，十天前頭已經接有電報，說馬氏已去世了。以後從別的朋友的信，知道馬凱先生在二月初頭，害了熱症，病勢沈重，四天四夜失去知覺，因此去世回到主那裏去了。佈道會得到這一封信，在會的紀錄冊寫一紀錄如下。

一八九零年四月二十二號，本佈道會的委辦部，有最傷心的會集，聽得馬凱先生在斐洲因病去世，要紀念他平生的事蹟，作一紀錄。斐洲的烏敢大王，要求英國的佈道會，遣派人去教導他的人民，因此在一八七六年，本部派去的第一隊，所有的人員，或死亡，或回國，馬凱先生爲那一派最末後的一人。他在斐洲，幾乎滿了十四年，從去沒回國一次。馬凱君有聰明，有才幹，爲一高尚的工程師，學問也優美，在凡事上精明強幹，把他一切所有的才能，完全獻於上

帝殷勤不肯懈怠，作一模範教士。他膽量很大，又有鞏固的信心，放膽傳揚基督的福音，即使遇逼迫、受反對，也沒曾停止他的工夫。用揜字的方法，把烏敢大土語編成書冊，且用土話繙譯了幾卷福音和祈禱文，和等等的小冊，又付之印刷，所成的功效，實在不少。我們很盼望馬凱君把他已得的經驗，在斐洲作箇先導，多生存在世，再開闢幾處佈道的地方。但是全智的上帝，領他從這世界上回去，在本委辦部，或是一大失望，然而仍服從上帝旨意的安排。我們與馬凱君的老父親和他的家人，表有同情，有弔喪安慰的意思。

英國有許多報、教會報，或日報，多登載馬凱的事蹟，稱讚他一生的工夫，都顯出憂傷悼惜的意思。因為馬凱年華正富，大可多生存在世，發展幫助主的事功。有一位爵女捐贈六十金鎊，購值一箇漢白玉作的十字架，建立在斐洲馬氏之墓上，刻英文、亞拉伯文、要赫黎字，三樣文字。叫後來經過那地的人有所觀感。

佈道會的書記、總論馬凱一生傳道事略、說馬凱亞力山大、他的事功、正顯明使徒保羅的話、恩賜原有分別、聖靈卻是一位、職事也有分別、主却是一位、所運行的事或有分別、上帝却是一位。就是在衆人裏面運行一切事的、馬君在佈道工夫、多教授工藝、促文明的進化、然而切莫想他僅僅作這事情、他在各樣傳道上都有幫助。比如、一天和一回教人、辯明神道、見證耶穌爲上帝的兒子。次日、用三點鐘的工夫、教導小孩子認字。第三日、耐心用土話、繙譯聖經。這樣、他不僅是教作工業、在凡事上都能幫助、是一位全才的教士。有些教士到斐洲、作的事功與馬君不同、但各有各的用處、因爲上帝用諸般事情、都能顯明他的大愛。我深望往斐洲的教士、最要緊的當有愛心熱心、也渴望有聰明才幹的人、通曉諸般的事情、到那地方、助那些人改革惡俗、增進文化、像馬凱一般。更盼望有才能的諸同心、將一切所有、完全獻於上帝、多用爲領人的工具、引人歸從耶穌基督。

附篇 現今的情形

馬凱故世之後，烏敢大因內亂牽連和英國發生交涉，所以在一八九四年，烏敢大遂成爲英之保護國。大權落入英人之手，還留存本地的土王，設有議院。境內尋常事件，由自己處理，若與外邦締約、重大事件，全出自英總督管轄。一八九六年，維多利亞湖上，設有輪船。次年，英人又動工造有鐵路，這樣水陸交通，較比以前方便的多。在一九二零年，統核烏敢大的人民，有三百萬之多。當那時，歐洲人有一千二百之譜，亞洲人約有五千六百，教事最爲發達。佈道會所設的男女學校很多，男生約有五萬五千，女生約有一萬五千，信從基督教的人甚多。目下的情形，比較馬凱先生初到此地時，大不相同，這樣的效果，不是一人之功，是因有許多熱心的人，幫助改革而發生的。馬凱算其中首屈一指的了。所以他的工夫，好像好種子撒在肥田裏，得上帝的祝福，結許多善果，看馬凱先生的傳記，可引起後來的人無限的觀感。

